

第三十三期

# 國際通訊

三十年一月二十二日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章雲陳 人印督

者版出  
社究研題問際國

者刷印  
司公刷印書圖南西

處訊通  
號百九箱郵港香

## 日本失業問題的嚴重性

李毓田

日本侵華的泥足，越發深陷和延長，其國內外的各種難題，便越發加多和吃緊；最近，日本朝野上下所大聲疾呼的改行失業（『轉業失業』）問題，即為其中之一。

現時的改行失業問題，是與過去一般所謂失業問題的性質迥然不同。過去失業問題，不過由於不景氣所致，原是自由經濟時代的自然產物。現時的失業問題，却為由於日政府實施高度經濟統制，改革原有的經濟機構而發生。

由於此種高度經濟統制的結果，便發生了如下幾種現象。

- 一 原料與商品缺乏
- 二 由於低賤物價政策致利益率減少
- 三 勞動力不足
- 四 生產限制或禁止
- 五 消費節約與改正（即奢侈品製造、販賣之限制或禁止）
- 六 企業合同促進
- 七 輸出貿易萎縮
- 八 金融梗塞（因政府支付遲緩與儲蓄金減少）
- 九 配給機構混亂
- 十 工業重點主義之採用

這幾種現象之發生，受影響最大者，即一般中小工商業者。日本中小工商業者，據日官方統計約在二百萬人（工廠廠主及商店店主）以上，若將家族和從業員加入在內，當不下一千二三百萬人。這樣龐大的中小工商業者，因為受上述現象影響，現時差不多即均有瀕於不改行即失業的危機了！

日本現時多把平時產業部門予以限制或停止，而對戰時產業部門則大加擴充。據厚生省調查，最近二年間從平時產業部門，改入戰時產業部門的人數，約有五十萬人之鉅。此五十萬人，大抵均不出中小工商業者。中小工商業者，如青年壯年能改行時，固無問題，但如幼年，老年，弱者，婦女等不能改行時，勢必歸入失業軍。

但，縱然是青年，壯年，改行也不是那麼想像容易的。先就商業者說，商業市場和知識，經驗皆非驟然得來，率皆俱有若干年的歷史，故一旦改絃更張，自必困難重重。據一九四〇年三月末到十月間調查所得，東京米穀販賣業者總數，躉賣店爲二百二十八家，零賣店店主爲九千六百八十六人，從業員爲一萬九千二百四十九人。到一九四〇年十月間，零賣店店主一百數十人，從業員四千人，即均將瀕於失業的關頭。因爲躉賣店與零賣店之單一化的關係，據最近日本報載，一萬五千餘之米穀從業員，也將有失業的危險。還有神奈川縣下之鮮菓店，現時一個月中，就有半個月在休業狀態下，鮮菓專門製造者，在七百五十名中，失業者竟有三百名。酒店一千四百家，幾乎全部倒閉。次就工業者說，其改行比商業者尤難。因爲工業者的技術，學習費時，而且多半是歷代相傳，父傳子，子傳孫，其中不乏秘技。他們在某一種工業部門，能够妙手生花，然而若改入別一種工業部門，却未必能够及格，當然更談不到工作效率。況且戰時產業部門即軍需工業，工人年齡限制最爲嚴格，原訂由十五六歲至三十歲的青年爲標準，故四十歲以上者便非所勝任。可是在一般工業者，這樣的青年所佔成分，並不很多。單以東京油漆繪畫公會做例，在三百五十名會員中，二十歲左右者，不過四五人而已，其餘均爲四十歲上下的人，即有改行可能者，不過百分之一強而已。當然，這個比例，不能代表全國，惟相信大致不會怎麼差的。

原有行業既不能維持，而改行又困難重重，故結局大批的中小工商業者只有歸失業軍中。據一九三九年一月調查，失業

### 第三十三期目錄

日本失業問題的嚴重性

維希的『贖罪羔羊』

錫的出產和儲藏量續有增加

錫的爭奪戰

蘇聯的戰時勞動政策

通信

者已達八十萬乃至一百萬人了。現在，當然還不止這個數字。

## 二

日政府有鑑於此，經濟方面閣僚懇談會，乃於一九四〇年十月九日、十五日、十九日連次會議，討論對策，更於二十日將其對策提出於閣議，為實施救濟，當即決定設置以下三個機關：

一 國民更生金庫 此為處理改行者之資產與債務而設。資產購置時所費甚鉅，但當出售時往往得不到十分之一之值。還有債務問題，未改行時其債務本可延期償還者，但一旦改行，因諸種關係，則却非立予了清不可。故改行者，因此等關係致躊躇不前。此種金庫之設，即是在幫助改行者，減輕其損失和困難。

二 國民職業指導所 即由原有的『職業介紹所』，『商工相談所』二者合併而成。這即是由從來消極性的『介紹』，一變而為積極性的『指導』。改行者所改行業，約分以下幾方面：（一）軍需產業，（二）擴充生產力及其附帶事業，（三）向我東四省移民，（四）向中國、南洋及其他海外移民，（五）擴充農業生產力，（六）國防必要的土木事業。

二 國民勤勞訓練所 在東京、大阪分設兩所，每所預計可收容一千名。假若可能的話，此每一千名，均可使其入寄宿舍，以實施三個月肉體的與精神的訓練。其訓練主要目的，明着說是在於清算其過去的個人主義或利己主義思想，以養成爲勤勞奉公的精神；實際則爲在清算其過去的自由主義思想，以養成爲納粹式的全體主義的精神。

從大體上觀之，以上三機關之設置，均不過是一種消極的救濟性質，並未涉及建設的具體辦法，其

比較具體辦法，應爲向我大陸及南洋殖民。日本向我東四省移民，原早在日俄戰後，至一九三七年廣田內閣時代，而樹立下二十年間移民一百萬戶五百萬人的具體計畫。照該計畫，一九四〇年應移民二八〇〇〇人，一九四一年應移民三〇〇〇〇人。據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大阪『每日新聞』載稱，日政府已決定向東四省集團移民三百戶。可是，充其量這只能得到一小部分的解決，而全國整個的失業問題，依然是存在着。

### 三

失業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並且是社會問題，尤其是當現時日本自造的國難局勢之下，這個問題是越發值得重視的。

無論從那方面看，失業者數字上，抑或少年工人犯罪及經濟統制違反增加上，均可證實日本國民生活是如何的動搖啊！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近衛內閣發表一種『國策基本綱要』，例舉五項。其第一項大意是：排除自我功利思想，以國家奉仕爲第一義，確立國民道德。第五項大意是：安定國民生活，確保國民最低生活水準。因爲國民生活安定，這是輿論界一致的要求，故此綱要即應上項要而來。前者，是以大帽子相鎮壓，後者是以一紙支票相安撫。

固然，後方國民想到前方將士之困苦疲乏，是可以忍耐，限制自己自由的。但國民之構成，與軍隊不同，非常複雜，其忍耐力當有一定的限度，如超過一定的限度，便非事實上所允許了。支票雖可安撫一時，但切忌不能兌現。『東洋經濟新報』社論說：

『在今日實行極高度之國家統制，所發生之失業者，其責任並非失業者本身，乃是國家政策所要求

的結果。這恰如應召出征者之病死，把失業者稱做產業戰線之病死者，應不算錯罷。萬一一任其窮困，對於其思想上的影響，當非淺鮮。」（第一九四八號八頁）最近日本反戰思潮之盛，此即其重要原因。還有日本『金鋼鑽』雜誌以上次大戰，德國前車之鑒，警告其政府說：

『頻於飢餓線上的羣衆，不知有所懼怕。他們並無餘暇有高遠的理想，被目前慾望所驅使，自暴自棄之結果，什麼會都不顧的。反抗政府，把應該勝利的戰爭，導入於敗北，毫不足為奇。試舉一九一八年德國國民實例言之。當時，德軍雖失去擊破聯軍，獲得勝利的希望，但尚在敵地與聯軍對峙中。然而只因國民不堪生活之困乏，却終於要求政府屈服了。』（第二十八卷第二十三號二二頁）今日日本，正是走入上次大戰德國的悲運。蓋一般日本國民現在同樣的均已失去其勝利的希望了。

此可以安岡與馬淵之言為證。『讀賣新聞』有署名安岡正篤的一篇『和平之危機』一文。他大意說，日本大眾早已不堪長期戰爭痛苦了，而指導階級也失去其自信力，都一致的在謳歌着與中國講和，與蘇聯締結不侵犯條約。其最後結論，並以『如睡的行虎』比喻日本（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此即極言日本的疲蔽，無再能有為。不僅輿論方面作這樣的觀察，即所謂派遣軍報道部部长馬淵逸雄大佐，經其在中國四年實地考察，最近在東京各報發表文章，也有同樣論調。他指陳，中國決不是用武力可以征服的。

（一月十四日）

# 秘

## 中央政治會議組織辦法

一 中國國民黨代表大會ノ決議ニ基キ汪先生ヨリ既成政府、合法政黨及在野重望ノ人士ヲ會同シ中央政治會議ヲ組織シ以テ一黨專制ヲ放棄シ各黨各派合作ノ效ヲ收メンコトヲ期ス

二 中央政治會議ニ參加スヘキ既成政府及合法政黨ノ人名ハ汪先生ヨリ各既成政府當局、各合法政黨領袖ト會商ノ上延請ス

三 中國國民黨ヨリ中央政治會議ニ參加スヘキ人名ハ汪先生ヨリ之ヲ指定ス

四 中央政治會議員限當ハ(1)國民黨、(2)臨時政府及維新政府、(3)蒙藏政府及國民黨以外ノ各黨各派、無黨無派ノ三單位ニ分チ各單位ニ均分スルモノトス

五 中央政治會議議程ハ當リ左ノ如ク決定ス

2、新中央政府樹立ニ關スル件

イ、樹立ノ時期

ロ、構成

ハ、名稱、首都及國旗

ニ、政綱及政策

ホ、臨時、維新兩政府及重慶政府ノ發布セル法令及外國トノ條約

協定ノ取扱

ヘ、軍政及官吏等ニ對スル措置、特ニ臨時、維新兩政府ノ事務

人員ノ身分保護ニ關スル措置

ニ、民衆ノ經濟生活安定ニ關スル件

3、臨時、維新兩政府ノ事務廢止及地方制度ニ關スル件

八、新關係調整方針ノ決定ヲ優先ニ一義ノ達成ヲ期スル  
樹立ニ關スル大綱ヲ決定スル件

五、國民會場ノ召集及憲政ノ實行促進ニ關スル件

六、中央政治會議ニ於ケル議決ハ議題ニ依リ過半数者タハ議決ノ正當  
上ノ票決ニ依ルモノトス

# 極秘

新中央政府樹立ニ關スル大綱

一 新中央政府ハ國民黨、既成政黨其ノ他ノ黨派及爲シ得レハ國會議員等ノ重慶政府等ヲ以テ其ノ構成分子ト爲シ其ヲ適當協力ニ依リ之ヲ樹立スルモノトス

二 新中央政府ノ基礎ヲ鞏固ナラシムル爲人的要素及基礎的實力ニ武力位ニ財力一ノ具備ニ關シ日本側ト連絡シ具體的ニ萬般ノ施設ヲ講ジ、努力進進ス 殊ニ重慶政府ノ重要分子獲得ニ關シ在野黨ヲ中心トシ既成政黨、各黨、各派等協力シ施設ニ關係ナキヲ避クルモノトス

三 新中央政府ハ日支新關係樹立ニ關スル原則ニ準據シテ日支新關係之樹立ニ關シ、具體的事項ニ關シテ日支新關係樹立ニ關スル大綱ニ依リテ之ヲ樹立スルモノトス 其具體的事項ニ關シテ日支新關係樹立ニ關スル大綱ニ依リテ之ヲ樹立スルモノトス

四 第三號ニ於ケル事項ニ關シテハ、  
ヲ放棄シ且新舊ノ人出資者ヲ行フニ  
モトキニ第一項ノ規定ニ依リテ  
セラル場合ヲ稱スルモノトス

去年一月二十二日「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等密件在港公佈。爲紀念此事起見，本刊特刊出汪組織依據以成立之附件一與附件三。所謂「中央政治會議組織辦法」，已經于去年三月履行。其特點在「廢除黨治」，及與北平南京兩組織之「合流」之痕迹。所謂「設立新中央政府之大綱」則現在仍有效用。汪組織依此所受于日本特務機關之任務，乃是招降與分化中國。——陶希聖

## 維希的『贖罪羔羊』

Pierre Cot

【譯自十一月二日美國『國民週刊』】

維希政府爲要掩飾自己的罪惡，現正盡力將法國失敗的過錯，都歸到人民陣線。人民陣線政府在法國取得政權二十個月。很明顯地，他們對於法國的政策，是參加了一部分。他們對於法國的失敗，是否應單獨負責任，甚至只原則上負責任，却是另一個問題。在還沒有討論這一點之前，我們必須明白知道的，便是人民陣線的綱領，並不是由一小羣人強加於法國人民之上的，牠之政府乃是法國人民所願望的政府。人民陣線並不是混亂的失敗時期所發生的政變的產物。牠之取得政權，是法國人民意志的表現。所以，當人民陣線受人審判時，法國的智慧——那是法國——和法國的政府觀念——那是民主——必定和牠一同受人審判了。所以組織這樣一個審判，顯然是有利於希特勒和莫索里尼及其學說的代言人的。人民陣線失去政權是在一九三八年年初。所以，對於牠的控訴，只能及於戰爭的準備，而不能及於牠的行動。戰爭的準備不祇是一個軍事上的問題，而且還是一個外交上的，一個經濟上的，和一個精神上的

的問題。人民陣線的敵手關於軍事的準備，說得不多，因為貝當總司令和魏剛將軍在進行那些不幸的法國的軍事戰術中，比萊翁勃倫及其閣員，是有着更大的作用。他們極少提到外交的準備，因為那是法國對西班牙共和國和民主的捷克之背叛——這是法國右派創始的政策——的及阿比西尼亞戰爭時不履行對意制裁的（該次戰爭中意國在精神上和地理上都是孤立的）外交。他們亦不討論戰爭之精神準備的缺乏，因為法國精神之渙散，大部分是右派聽從法西斯及納粹宣傳的結果。維希的控訴人在他要找到一點反對人民陣線之時，忽略了所有這些事實，而直接注意力唯獨朝向戰爭之經濟準備的不足。

容我們看一看人民陣線對於不足的經濟準備所應負的責任吧。現在有一句人們時常說到的話：人民陣線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改良，使法國的生產能力破壞了。有多少事實證明這個責難呢？在今日機械化戰爭的時代，勝利是依靠於工業生產的發達。戰爭爆發以前的數年間德國和法國工業生產的統計研究指明：第一，德國工業生產不斷增加，其一般指數由一九三四年之七九·八高至一九三八年之一二六·二。第二，法國工業生產為一靜止狀態，一九三八年比一九三四之一般指數七五·二，僅稍高〇·九而已。下表列舉法、德、及三個其他歐洲重要國家於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八年的五年內的生產率。法國因為不能依照希特勒的德國不斷增加的生產率來擴大自己的工業生產，致使自己的國防組織，十分惡劣。

## 工業生產的指數

（一九二九年為一百）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法國

七五·二

七二·五

七八·〇

八一·七

七六·一

一一三

德國	七九·八	九四·〇	一〇六·三	一一七·二	一二六·二
蘇聯	二三八·三	二九三·四	三八二·〇	四二四·〇	四四七·〇
英國	七七·一	七七·九	八二·七	九五·二	八八·八
意大利	八〇·〇	九三·八	八七·五	九九·六	九八·五

更仔細考察一下鋼和鋁——這是製造戰爭材料兩件重要的產品——的生產指數，我們便看到戰爭以前的四年間，德國所生產的鋼比法國多三倍半，而鋁多四倍。所以，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當德國進入戰爭時，其所有之重炮和機關鎗比法國多四倍，而坦克和飛機比法國多五倍。下面的表不僅表明了法國的生產力之不如德國，而且還足供我們將人民陣線經濟政策的結果和貝當及魏剛的朋友們所獲得的結果，作一比較。

### 鋼的生產（一千噸為單位）

法國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法國	六、一五五	六、二五五	六、六八六	七、八〇二	六、一七四
德國	一三、三五〇	一六、五〇〇	一九、一〇〇	二〇、〇〇〇	二三、二〇八
意大利	一、八三二	二、二一二	二、〇二六	二、〇九九	二、三二三
英國	八、九九二	一〇、〇一七	一一、九一四	一三、一九二	一〇、五六一

### 鋁的生產（一千噸為單位）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	-------	-------	-------

法國	二二二、〇	二六、五	三四、五	四五、三
德國	七〇、九	九七、五	一二七、五	一六〇、〇
英國	一五、一	一六、三	一九、三	二三、三

一九三四年二月以後，法國以杜美格，佛蘭亭，和拉伐爾為首之最右派政府登台。這一時期貝當將軍還是陸軍部長。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工業生產的一般指數，從八〇跌至七二·五，計跌百分之八·五，而另一方面，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人民陣線政府的經濟政策，却獲得約由一九三五年的七二·五至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七之增高，——即增高了百分之一二。如將這些數字分析起來，便看到其中工程，冶金，和鐵苗，化學品，鐵塊，與鋼之生產，換言之，那些基本的軍事工業，最有顯著之成績。這些工業部門由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生產增加，為百分之二五，這和同時期之德國生產增加百分之三〇，是很可以匹敵的。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工業生產	八〇·〇	七五·二	七二·五	七八·〇	八一·七	七六·一
工程	六七·〇	六五·五	六五·三	七〇·九	八〇·〇	六九·一
鐵苗	六二·〇	六五·〇	六六·〇	六八·〇	七八·〇	六八·〇
化學品	九〇·〇	八九·〇	八一·〇	九五·〇	一〇三·〇	九九·〇
鐵塊	六四·〇	六二·〇	五八·〇	六三·〇	七九·〇	六一·〇
鋼	六九·〇	六五·〇	六六·〇	七一·〇	八四·〇	六六·〇
機械工業	七六·〇	七〇·〇	六九·〇	七五·〇	八八·〇	七〇·〇

治 金 六六·〇 六三·〇 六四·〇 六九·〇 八四·〇 六八·〇

我們應當謹防由這些數字得出結論謂：人民陣線的經濟政策是完好的，但我們却能够說：人民陣線政策所得的結果是較勝於牠們敵手政策所得的結果。

人民陣線政策中有三個弱點是應當指出的：第一，四十小時工作制之應用過於嚴格，這個工作制在原則上是優良的，但是，在歐洲政治趨勢的一定時期中，實行法制之伸縮性是需要，特別在那些和國防及小企業有關的地方。第二，人民陣線沒有足够的攻勢，和足够的勇敢。人民陣線沒有直接發動那可以開闢國家新資源，促使工業機器長足進步，並創造新財富之經濟的和社會的改良，他們却只是斤斤於滿足於工人階級的直接要求。最後，人民陣線並沒有方法，實施這個決定，那是需要勇氣和果斷以牠來訓導工人和僱主的。當人民陣常被指責、說他們容縱罷工和准許工人佔領工廠的時候，人們大都忘記了他們對於制止資本逃避，強迫大企業家將利潤用於改進工廠設備，或阻止德國採取洛林的礦產以製造軍械等工作，是一點事也不會做過。

這些都是嚴重的錯誤，但是，這些錯誤若和法國各個極右派政府所做的相比，則變成較不重要的了，法國各右派統治者在一個貨幣貶值已成爲經濟上之需要時，仍拒絕法國貨幣的貶值，他們甯願減削人們的新俸；他們犧牲財富生產者的利益，但不觸犯財富所有者；他們高度的保護關稅，傷害了法國的工業發展；對於農產品過重的課稅，使法國不能將農業的經濟變成爲工業的經濟；對於工業品的過重課稅，則養成法國工業家之惰性，當法國工業家們在國內市場上的利益完全受損時，他們感覺從效率的觀點上並沒有革新他們工廠的必要。

一個對於人民陣線經濟政策的公平評價，是要計算到他們由前輩所承繼下來的負擔的。薪俸的減削

和價格的跌落，不僅增加了失業者的人數，而且引起了可怕的社會不滿。靜坐罷工的浪潮（這是表現法國工人和大企業家間的日漸生長的對立）恰於人民陣線產生前開始。另一方面，人民陣線又面對着一個統治階級，這個階級對於迫切的國防問題，比工人更爲冷淡。如果說，工人對於提高國防供給的生產，是無能爲力，那末，同一部分的僱主則對於自己的政府，拒絕時局所必要之合作和支持了。自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德國，據戈林所說，是以大炮代替了牛油。但如果一個人要責難勃倫政府是將社會改良置於大炮之前，則他便也必須指責拉伐爾及佛蘭亭之徒將有產階級及僱主之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

我的結論是維希政府最好不要再找什麼贖罪羔羊了。人民陣線的經濟政策至少比拉伐爾和佛蘭亭的要好些；但是，爲着謹慎，自然也不能隨便說拉伐爾是莫索里尼的朋友，而佛蘭亭是希特勒的朋友。

全體法國人對於獨裁者，都是有幻想的。固然，左派對於集體安全和各民主國的合作，是很忠實的，但是右派却因爲畏懼共產主義而盲目起來，而在他信賴希特勒和莫索量尼的諾言時遂犯了重大錯誤。現在對於法國唯一的希望，是在下述一點：即在歐洲和全世界，那個掛着法西斯名字而向人類及文明挑戰的東西，均是必須被粉碎的。（一辛譯）

## 錫的出產和儲藏量續有增加

Kurt Bloch

錫爲英屬馬來亞及荷屬東印度重要資源之一，近年來英美錫的消費增加，更有賴於上述兩地的供給，美國對之尤爲關心，其經濟的重要性僅次於荷印的橡皮。本篇原文載九月二十五日「遠東調查」，是最近錫的供求關係之一個簡要報告。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一年，世界的錫況和十二個月前有基本的差別。那時候戰事方纔開始，國際商業航業都起動搖，結果紐約的錫價幾漲至每鎊值銀七十五仙。一年以後，在美國看得見的供給——堆在貨棧裏的和正在起卸的——比一九三九年八月底多百份之八十以上，正在海上運赴美國各港的較一年前要多四倍以上。此外，看不見的存貨也有增加。八月間美國政府存起的錫總量究有多少未能調查確實，但好像也超過九千噸，約等於可見的存貨的一又三分之一。用錫家所存的貨也有增加，洋錫皮（馬口鐵）工廠和洋錫皮的銷費家聽說也存起許多錫皮。如果將在運送途中的錫也包括在內，美國的存量至一九四〇年八月底已超過半年銷費的需要。

尤有進者，錫的交貨速度仍然極高，一九四〇年八月創立了交貨一萬二千噸的空前紀錄。這約等於八月底仍在海上的錫量的百份之五十五。九月十月料想也可運到這個數量，那麼到十月底止，美國的大量存貨也許至少又要增加一萬噸。

若在戰前，這種市況勢必引起錫價的暴跌，接着國際錫業委員會（現在英倫）為大出產家規定的出產額勢必也要減少。但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初，新成立的受官立復興金融公司補助的金屬儲藏公司和國際錫業委員會接洽，定於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之間由金屬儲藏公司以每磅五十仙的價格購錫一大批，以七萬五千噸為限度。國際錫業委員會也將錫的出產標準額提高百份之三十，這幾乎是無限制出產的定額。由於這個辦法，錫市得了一個最低價格的實際保障。

根據協定的條款，金屬儲藏公司不能將大批存錫出賣。除非有緊急事情發生，這堆存錫不能於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以前賣出。縱有危急情事發生，公司也只能於預先通知國際委員會後放出小量，因此錫價更有了一種保障。什麼纔是緊急狀態，協定條文的定義如何，我們不大清楚，料想委員會和公司都將備

可能從緩承認有緊急狀態存在。因此，美國的錫商和用錫家仍繼續屯積，這可從私人存貨的增加看出來。

在十二個月的購買時期裏的頭兩個月，金屬儲藏公司究竟購進多少未經宣佈。但是上面說過的九千噸中，美國海軍和美國財政部約存起三份之二，現在好像還沒有用完。關於將來購買事，傳說金屬儲藏公司已和荷屬東印度兩家出錫的荷蘭大公司訂了特別合同定購八千噸。

新價格對錫的出產有何影響現在還不能有適當的估計，因為到目前止，祇有七月份的出產報告發表，內容欠全，且有修改的餘地。一九四〇年上半年世界錫的產額超過十萬三千噸，一九四〇年六月超過二萬噸，七月估計，要略減少。可是百份之一百三十的產額完全產足的可能極少；將局外人的出產也包括在內，這個比率如果完全產足，每年錫產的總額便將達三十萬噸的空前數目。

產錫最多的英屬馬來亞担任出產十萬噸，這個數目雖然未超過馬來亞出產額的百份之一百，可是在美國大批購買的十二個月中，馬來亞的出產家恐不能完全產足這個數量。在一九四〇年的頭七個月中，馬來亞的產錫家獲准每月平均出產七千餘噸。但實際的產額較低，到一九四〇年七月底積存待運的較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高些。

波利維亞現在担任月產五千噸。可是在本年頭七個月中波利維亞不能產足她較低的產額。波利維亞將來的產額，就最樂觀的期望來說，每年約有三萬六千噸，這還不及百份之一百三十的產額下批准出產額的百份之六十，察科戰爭 (Chaco War) 所引起的勞動缺乏顯然還沒有完全克服。再者，在去秋大戰未爆發前，波利維亞的劣等錫礦是在德國提煉的。所以波利維亞的採錫家看見美國再度嘗試第一次大戰時的煉錫經驗，怪不得要大大發生興趣。寫到這裏的時候，波利維亞的採礦公司，美國金屬業和政府的代表，英國煉錫廠的代表正在討論建立美國提煉廠事。倘事有結果，對波利維亞錫的出產總額定有良好

的影響。去年年底美國開始煉錫，目前的產量仍不足道。

較這兩大產區狀況稍好的便是荷屬印度。指定的產額雖然不及波利維亞，但荷屬出產的錫，在需要大的數年如一九三六，一九三七，一九三九，却常有超過波利維亞的趨勢。在一九四〇年的頭六個月裏，荷屬的錫鑛竟能將出產提高到產額的水平線上，以後也許會有實際的增加，甚至到達新定產額的水準。關於法屬安南比屬剛果的出產，最近沒有數字發表。可是另一個非洲唯一的大區奈機立亞 (Nigeria) 却不斷供給超過定額的錫，在美國購錫計劃下，她能供給較多的定額可無疑問。

一般的說，須受國際錫協定的條文約束的各國，每年的出產率似不能高過二十萬噸。局外人的出產雖然一般的料可增加，可是中國——到現在止為最重要的局外人——近來運出的錫較太平時代少了，這顯然是由於她有着阻礙國外貿易的種種困難。結果，緬甸現在似乎已佔了非協定出產國的首位，她的出產額似乎也有續漲的趨勢。所以金屬儲藏公司和國際錫業委員會所訂的協定規定的十二個月購買期間中，錫的出產總額有可能達到二十三萬噸左右。實際點交的貨也許要略少一些，因為國際商輪之時遭襲擊，難免影響了錫的運輸。馬來亞的出產縱使多過我們所預料的，但公海上的損失也許要將可以儲藏和使用的錫減至指定的數量，甚至在這數量以下。

另一方面，平時每年吸收世界錫產約百份之十七的幾個國家，現在已被德國的佔領和英國的封鎖切斷。對世界其他各國，這二十三萬噸的供給已較一九三七消費最多的一年約多百份之四十。用錫最多的當然仍是美國。倘一九四〇至四一年美國的真正消費量能達一九三七年的消費量八萬七千噸，而金屬儲藏公司又能積存七萬五千噸的足額，那麼存下來給世界各國用的將不會多過七萬噸左右。這個數量顯然不敷應用。英國的戰時消費總額已高到每年三萬噸的空前數目。英帝國其他部份也至少需錫約一萬噸，

留下來的三萬噸顯然不敷蘇聯和日本的需要，用錫較少的其他中立國姑且不提。

因此，錫價有超過美國的最低收買價格的趨勢。所以各處錫的供給和錫的存量雖有增加，但需要的增加，却將錫價提到金屬儲藏公司和國際錫業委員會的購錫協定所訂的市價以上。（炎）

## 錫的爭奪戰

Edsel Kelly

【譯自國民週刊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期】

在華盛頓幕後，正進行着一場重要却是隱晦的，關於防衛西半球的資源爭鬥——在美國設立與統制鑄錫廠的問題。玻利維亞——美國容易獲得錫苗的唯一來源——與美國兩國，至今還沒有什麼鎔錫的設備。美洲的錫苗概須裝運至英國，鎔鍊後再行輸入。這條供給路線，現時已受到戰爭的威脅，就像美國從馬來亞與荷印輸入大量錫的路線，已受到戰爭威脅一樣。如果德國在歐洲勝利，最後擄取了英國的鎔煉廠，納粹便可以完全操縱這種金屬，而錫在燈泡、馬口鐵、黃銅，槍礮用銅與其他銅合金上，都是不能或缺的東西。同樣重要的是，這會使以產錫著名的玻利維亞，變成一處德國實際上的殖民地，——此外，又可作為納粹征服拉丁美洲計劃上一個極有重要戰略價值的據點。至於採錫業，怎樣會發展到如此危害美國的地步，那全是一個壟斷資本的動人故事，特別是西門·伯第諾（Simon Patino）一個壟斷資本家的動人故事。

美國每年消耗全世界錫產量，達百份之六十，或是在七萬五千噸至八萬五千噸之間。本年初美國雖向馬來亞訂購七萬五千噸，已是超過尋常需要的儲藏數量，可是國內的存錫，祇够三個星期的供給。直

到現在，向馬來亞訂購的錫，運到的祇有六千噸左右。

美國是否能夠保證自己獲得一種適當數量的錫的供給，那全要看它是否願意與有否能力打破這種錫的壟斷而定，這種錫的壟斷組織，還是在錫價慘跌的初期組織成功的。當一九三一年，錫價慘跌到突破最低定價時，錫業的領袖便組織了一個國際錫業委員會，將主要產錫國家作為後盾。全世界百份之八十至九十的錫產量，都在這委員會的統制之下，這個委員會並嚴格的規定每個產錫國家的輸出數量。這個「卡特兒」的組織，似乎鞏固了英帝國在錫的生產上的地位，因為全世界百份之四十五的產錫量，便產自英國的屬地，而百份之七十五，是在海峽殖民地與英倫三島鎔煉的。不過，在實際上，這個委員會將採錫業的大部分權力，都交給了西門伯第諾之手。

在七十五年前左右，伯第諾生在玻利維亞的哥沙邦巴城（Cochabamba）。他是一個窮苦的印第安婦人的兒子，一個混血兒，或是雜種。他的事業，便是一個暴發戶式的動聽故事。當他大約二十歲的時候，伯第諾跑到採礦的奧路福（Oruro）城市去，在一家德國人開的鋪子裏，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和一個小販的女兒結了婚，在起初二十年中間，還不過是一個默默無聞的書記而已。一九〇六年起，他開始顯赫起來，那時他接受一座沒有探試過的錫礦的礦權，後來這座礦的蘊藏却非常的豐富。憑着他的能幹而又冷酷的手段，伯第諾不久便爬到日見興盛的採錫業的最高地位。以後他接二連三的購進錫礦。到了一九一〇年，他移居巴黎，並且和全世界建立了財政上的聯繫。他從那時候起，直至現在，和英國最高財政當局，一逕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觸，在另一方面，他又和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熟識，並且還崇拜他們。弗朗哥所以能獲得勝利，他的資助，可說是一個重要原因。伯第諾的一個女兒，便是嫁給一個西班牙著名的財政家，台爾·美里陀（Del Merito）侯爵的；他的兒子娶的是西班牙皇帝亞非瑣十三世的一個姪

女兒，克力斯提那·波旁（Cristina Bourbon）。過去十六年中間，伯第諾一逕住在法國，他在法國擁有好多座大宅子。他以玻利維亞駐法公使地位而豁免的捐稅，據說每年竟達二千萬法郎之鉅。在一九二四年他預備衣錦榮歸到玻利維亞來，化一千萬美金在哥沙邦巴城附近建築了三所華麗住宅。可是當他遷居進去，請求加入「哥沙邦巴社交俱樂部」為會員時，却受到了冷酷的閉門羹。在玻利維亞的貴族眼中看來，他還是一個社會不齒的雜種。他從此就離開祖國，永遠沒有再回去過。

伯第諾操縱着玻利維亞一半以上的錫的出產，此外在馬來亞，奈機立亞（Nigeria）與荷屬東印的錫礦，也擁有鉅大的權益。不過使他握有真正實權的，還是他的管轄威廉哈維有限公司，（Williams & Harvey, Ltd）英國最大的一家鎔鍊公司。他在採錫業現狀上所擁有的利益實在太大了，所以對於在美國設立鎔鍊廠的可能計劃，不得不帶了一種偏見的懷疑眼光。同時還流行着一種傳說，除非和馬來亞產的錫苗攪在一起，否則玻利維亞的錫苗，提煉起來就太不合算。「鍛冶化驗協會」曾接受政府的請求，特建一個試驗用的鎔錫爐，試煉玻利維亞所產的錫苗，結果有力的反證傳言的不確，一月便可產出一百噸純錫來。

所有美國幾家具備技巧上的資格與設備，本可建立與使用大規模的煉錫鎔爐的廠家，全小心翼翼的避免和伯第諾的「卡特兒」發生糾紛。甚至政府保證他們獲得利潤的釣餌，都沒有引動他們。國務院看到這個問題的國際複雜關係，所以希望鍊錫事業能够專歸國營。不過國防委員會裏的鉛錫專家，早就和與伯第諾有密切關係的「國家鉛錫公司」從事接洽。這幾個專家裏邊，有兩個便是國家鉛錫公司舊時的僱員；另一個是前時威廉，哈維公司的售貨員。

國務院、英帝國空軍長官澤塞瓊斯（Jesse Jones），玻利維亞政府與玻利維亞礦商中間的磋商，

直拖延了好幾個月的功夫。除掉最近從法國歸來的伯第諾以外，所謂玻利維亞的錫業「三巨頭」，其他兩個便是摩利西亞·和喜徹爾特（Mauricio Hochschild）與卡羅斯·微克志·亞蘭瑪夏（Carlos Victor Aramayo）。德國血統的和喜徹爾特，是一個阿根廷的公民，他在過去十年中間，在玻利維亞的採錫業上，建立了鉅大的利益。玻利維亞一九三六年輸出國外的錫，他的礦山出品，便佔百分之二十八。九，伯第諾的佔百分之五十一。凡有破壞伯第諾的國際錫苗市場霸權的行動，他都歡迎。亞蘭瑪夏，一個前時駐英的玻利維亞公使，是玻利維亞國內第三家最大的礦業協會的主人。他也像其他許多較小的獨立礦主一樣，渴欲掙脫這個「卡特兒」的羈絆。經過許多次磋商的結果，最近才由「金屬準備公司」，復興財政協會的一個附屬機關，與和喜徹爾特、亞蘭瑪夏及其他幾個較小的礦主，訂立了一份契約。金屬準備公司業已承允每年購入可以提鍊一萬八千噸的錫苗，連續購買五年。這家公司或是自行建立一個鎔錫廠，或是將錫苗交給一家私人工廠去鎔鍊。

伯第諾不在這個團體之內，這是大可注意的一點，他是否自動的退出，或是事實上被人排擠，這是一件值得研究的問題。他或許會設法參加興建鎔鍊廠的投資，因為他得早日預備，萬一英國失敗以後，他還可以有他處的鎔鍊廠繼續工作。無論如何，新廠的設立，目下決不會損害他在英國鎔鍊廠的利益。伯第諾的錫礦，現時仍在與英國訂立十年長期合同的期限以內。此外，金屬準備公司也已承允，如果英國需要的話，還可以每年額外增加六千噸錫苗的輸出。

可是玻利維亞的納粹黨徒，也並沒有懈怠過一刻功夫。一支玻利維亞的第五縱隊，現時正向其政府施行壓力，設法破壞與華盛頓方面的談判。如果第五縱隊勝利了，德國便可無所不為的，與美國從事爭奪玻利維亞採錫業的控制權。伯第諾，他的傾向軸心是誰都知道的，不用說，在德國的打算上，他是一

個重要的因素。他在玻利維亞的主要支持者，完全是納粹份子——親納粹的陸軍軍官，以及有勢力的納粹代理人。玻利維亞的民衆全是憎惡他的，而美國和他發生什麼交涉，也祇有使他更加懷恨美國帝國主義而已。

自從伯第諾掌握實權以來，事實上玻利維亞便變成了一個「公司城市」，國家所有經濟的與政治的發展，完全給錫業的勢不可當的重要性所阻礙了。住在歐洲的伯第諾，他的收入比玻利維亞國家的預算還多出許多倍。實際上他就是統治這個國家的太上皇。如果玻利維亞所產的錫苗祇能依舊在英國一處地方鎔鍊，這個國家便得依舊倚賴着伯第諾，因為他有權力可以命令輸出多少的錫，所以在另一方面，也就是由他決定這個國家祇能輸入多少其他的貨物了。玻利維亞的人口雖不稠密，可是百分之七十五的食糧，全靠外國輸入。這樣祇倚賴着一種產品輸出的國家，本來對無論那一國都是不利的，這對於一個小國家更是不幸。如果世界上發現了一種錫的替代物，或是戰後錫的要求低落下去，玻利維亞就得面對一個嚴重的局面。不過若能在美國獲得一個市場，玻利維亞的經濟獨立，即可恢復到一個相當大的程度，政府便可從而按照國家的需要，調整採錫與鍊錫工業。

去年，日爾曼·布希，(German Busch) 玻利維亞的獨裁者，在他逝世以前不久，曾對伯第諾作出一個果敢的行動。他頒發一道命令，將錫的輸出改歸國家統制。不過要使這道命令有效，就必須在美國或玻利維亞建立鎔鍊工廠。布希却沒有實現。所以他的那道命令祇是一紙具文，可是至今還沒有予以撤消。美國鎔鍊工業的建立，不單可以解決一個西半球防衛的重要問題，同時還可以將玻利維亞從封建的束縛下解放出來。(錫如譯)

# 蘇聯的戰時勞動政策

〔譯自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東洋經濟新報」〕

## 勞動後備軍之編成

據十月三日莫斯科電所傳，伴隨着國內生產力之擴充，以勞動力組織之增強與確保爲目的，蘇聯政府制定了關於編成「國家勞動後備軍」之新法令，隨即於十月一日公布施行。這個消息，當時爲德意日三國同盟與德意兩巨頭會談於布倫納隘的記事所壓倒，在新聞紙上，僅以小標題刊出。實則正從事於戰爭的英、德、意、日等國咸未採用，誠可謂爲一種劃時期的戰時勞動對策。就形式上而言，這個法令，是以作爲蘇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最高會議幹部會命令爲根據的；它並非根據人民委員會會議的命令，故可稱之爲一種緊急法令。

其要點如下：故府認爲有必要每年從都市和農村徵募八十萬至一百萬子弟，作爲「勞動後備軍」，令其就學於新近特設的實業學校與鐵道學校。所謂「徵募」，完全可以解釋爲與「軍事動員」同樣的意義。至其修學期間的學費及生活費，當然由政府負擔。換言之即每年從結束了普通教育的都市和農村的子弟之中，強制動員八十萬至百萬人，授以初步的技術訓練，然後送往鐵道、鑛山、工廠，使從事於產業勞動。根據一九三九年一月之國勢調查，自十二歲至十四歲的人口約爲一千三百三十萬人，自十五歲

至十九歲的人口約爲一千五百一十二萬人，合計約爲二千八百四十五萬人。於是，倘把自十四歲至十七歲的人口，機械地作爲半數計算時，則約爲一千四百二十三萬人。因此，前述徵募人數，僅當其百分之六乃至百分之七而已。總之，這次公布的法令的意義，就是在於國家確實地把握這『勞動後備軍』，並授以相當教育，從而分配於種種企業方面。

爲了施行這個對策，乃設置了直屬於政府的『國家勞動需要供給局』，而任命比愛特洛·莫史卡托夫爲局長。

### 蘇聯之勞動不足

蘇聯的五年計劃，在於加速其生產力之擴充，一方面必須投以莫大的建設資材，他方面需要多數的勞動力。第一次五年計劃，約有六萬勞動者增加於國民經濟的各個分野。第二次五年計劃約見四百萬人之增加。比諸最初的計劃，約差二百萬人之譜，這顯示了勞動力之供給漸告貧竭。而且，上述增加部分的四百萬人之中，婦女勞動者竟占到三百三十五萬人，即八成之多，這也說明了勞動力之顯著的不足。第三次五年計劃，生產力擴充之步調依然不容遲緩。其勞動力之增加是五百六十六萬人，平均每年是一百一十三萬人。但是第一年度的一九三八年不過增加八十萬人光景，一九三九年約爲八十三萬人。照此看來，勞動力之不足，是理所當然的了。加之歐戰爆發，蘇聯開始軍事活動，占領波蘭，併吞波羅的海三小國，從事蘇芬戰事，進駐貝薩拉比亞與布科維納北部以及事態急激進展，乃實行了一部分的動員；預料暫時不能復員。因此，勞動力之不足，已不容等閒視之了！

## 八小時工作一週制之採用

一二八

果然，依照本年（一九四〇）六月二十六日最高會議幹部命令，八小時勞動的七日制是施行了。掛着『勞動保護』的黃金招牌，以『勞動者之國』的蘇聯而言，這簡直是一種劃時期的施政方針。蘇聯的勞動時間，自一九三三年一月以來，規定了平均每日七小時（鑛坑勞動和危險勞動是六小時），工作五天休息一天的制度。然而現在呢，七小時的變成八小時，六小時的變成七小時，各延長了一小時；至於官廳裏的事務員，則一下子從六小時延長到八小時。休假日與外國同樣，七天之中祇有一天了。蘇聯企圖是，以勞動時間之延長來補償勞動力之不足。

從來，在蘇聯的鑛山和工廠，就所謂勞動保護及機械設備之完全利用的見地而言，四次換班或三次換班乃是很普通的。但是這個，也有變成三次或二次的傾向了。總之，不管勞動者受有如何良好的訓練，在工業化為時尚淺的蘇聯，時間、動力、材料之浪費實在不少；機械的修繕是不充分的；一到了換班的時間，就趕快離開，即使是正在半途上的工作，也棄而不問了。據說最近由於勞動力之不足，各換班人員或多或少，其弊害特別的多。譬如製鐵工廠和機械工廠，就有這個現象；其他的改為每日換班二次的工廠，也差不多都有這個情形。勞動時間之延長，恐即促進此種傾向之一大原因。雖則表面上是八小時勞動，可是八小時以外的勞動亦被認可的，因此在事實上，已與交戰諸國的勞動狀態相同了。而在他們，這是一種必要：既非主義的問題，亦非理想的問題。在討論前述的法令的勞動者大會上，甚至還有着如下的一段演說：『因為外國的勞動者，從事於自十小時至十二小時，或更在這以上的勞動，所以我們蘇聯的勞動者，全無理由不把勞動時間延長。寧可說是勞動時間之延長，現已失之過晚了！』

## 勞動規律之強化

勞動時間之延長，作為勞動對策，是一種應急的手段。前述『勞動後備軍』之編成，方為一種長久的措置。

但是勞動不足，不僅是勞動力的量的問題，而且是一個質的問題。即令有着符合一定額數的從業員，如果在勞動者之移動激化，就是說在遲到者和請假者頗多的場合，人數不滿足額的六成或七成，則其勞動力乃不得不告缺乏了。在工業化歷史較短的蘇聯，這樣的情形是非常之多的。也許，那是悠暢且怠惰的俄羅斯人的民族性之表現吧？而一切歸於國營，不直接以圖利為目的之經濟組織，亦其原因之一吧？總之，勞動者之移動，請假和遲到等已達於可驚的程度了。而這乃是一個有關勞動規律的問題。

蘇聯政府從去年（一九三九）開始着手於勞動規律之振肅，頒布法令，凡無理由的遲到或請假，一概嚴加處斷，立予解雇。同時，為了防止勞動的移動起見，於退職的場合，從來是應於七日以前預為通知，現則延長到一個月以前。對於二千數百萬的勞動者，一律發給勞動手帖，在這上面，記入其職歷和賞罰等等。於轉職的場合，則由廠方記明其理由；若不呈示這個手帖，則其他的工廠決不錄用。

這個制度，從去年（一九三九）開始實施，差不多已有一年半了。但是由於勞動力之一般的不足，所以未能收到所期的實效。倘如工廠負責者勵行法令的話，則解雇者就愈來愈眾，另一方面，勞動力也因而愈來愈感缺乏。在職工方面，若是打算轉換其他的職務，就故意地喝醉了酒去上工或是進行請假以求免職。在錄用他們的方面，雖然明知這個情形，但是依然錄用。這其間，諸如偽造文書之類的逃脫法網的事情也是很容易辦到的。

## 勞動規律之再強化

歐戰爆發以來，勞動力之不足更趨嚴重，如像前述之弊端，更加多起來了。於是：勞動規律之再強化，乃與本年（一九四〇）六月二十六日的延長勞動時間之法令同時付諸實施。而這，甯可說是成爲了六月二十六日命令之中心。其要點是：除了在可以證明因病而不能重操舊業以及在爲了就學以求深造的場合之外，禁止一切的退職和轉職。這樣，就把他們釘牢了。違犯這規律的，立付裁判，處以四個月以下的懲役。在從前，因有一個月前的預告，故能任意離職。但是這次，隨自己的高興而轉變職業可不行了。

再者，在從前，沒有正當理由的請假者，頂多不過是予以解雇而已；但是這次，却規定了處以六個月的懲戒勞動，並於執行期間扣薪二成半。因此，故意地飲酒弄得酩酊大醉或藉請假以圖變更職務也辦不到了。

更有一層，對官廳或工廠的負責人，倘怠不告發請假者，或明知其爲任意退職而依然錄用的場合，也規定了要受處罰的。這實在是一種嚴峻非常的經濟法令！

七月十日，以最高幹部會命令發布了一道法令，凡生產不健全的物品或破格品者，一律嚴加處罰。倘如生產這類製造品，便成立反國家的犯罪行爲，其負責的工廠長，技師長，檢查部長，得以處五年至八年的徒刑。之後不久，非鐵金屬人民委員及中型機械人民委員，因爲在其管理之下的企業，生產了許多這類不良的物品，所以被罷免了。

這樣，蘇聯政府自今夏以來，以嚴格的經濟立法面臨現實，着手於勞動規律之振肅，努力於生產質的提高等等，可謂不遺餘力。至其結果如何，於蘇聯的經濟力及國防力之增強，影響自然很大。（路易士譯）

# 通信

## 一 來函

近來歐戰由英軍在北非之勝利，與希軍在阿爾巴尼亞之勝利，軸心方面軍事轉為頹勢。德國向羅馬尼亞集中兵力，又傳保加利亞將許德過兵。究竟歐洲局面將有何發展，請略舉以見教。

## 二 簡答

希臘軍進逼瓦隆那，英軍進逼塔布洛克。義大利在地中海南北兩岸之失敗，既打破墨索里尼以地中海為義湖之夢，尤使英國制海權更加鞏固。其直接影響乃及於日本對南太平洋上之野心，不得不稍為戢歛。

德國向巴爾幹之壓力益強。德國之軍事向英倫三島抑向巴爾幹？其外交向西班牙，向法蘭西，抑向日本？以求打開頹勢，此為今後兩三個月內必有變動之處。

茲單就東地中海形勢言之：

一 義軍在里比亞之戰敗，東非之義殖民地固陷入難境，然其次受英海軍迫擊者，將為羅底斯島之義國海軍基地，此處義海軍久已孤立無援。

二 英海軍最大之成功，在佔據克里梯島 (Crete)，蓋今日之海戰，固決於軍艦，亦決于空軍。英國乘義希之戰，取得此島為空軍基地，為義大利戰略上一大失敗。蓋英國如有充分之空軍，則東地中海制海權即能把握。

a 所謂英國空軍充分者，一則英國能自製及由美輸入更多之飛機，及二，英倫防空空軍能抽到東地中海也。在此意義上，德國對英倫之加緊空襲，即有援義之作用。

b 德國飛機大抵以配合陸軍作戰為標準，故缺少遠距離飛機。德國欲增強軸心在地中海上之空中力量，必須取得地中海之空軍據地。在此意義上，德國之增兵羅馬尼亞，並規取保加利亞過兵權，有重要之作用。德國空軍之進入義大利亦然。

春季內，吾人可見英德在地中海上之決戰。故英急向美求軍火之接濟，即所以作此準備。

假如德軍不能作驚人之勝利，則軸心之頹勢，即難挽回，故美之急求於此時大助英軍，可謂「及時」。

日本之南進行動純視此春季之決戰為權衡。故中國對此種決戰，抱極大之關心。日本之內閣懸命于此，故日本尤以此為賭注。(一月九日)

### 國際通訊價目表

零售	每份	港幣五分
半年	預定	港幣一元
全年	預定	港幣二元

預定處：香港郵箱九百號  
零售處：香港各大書店